



中大通識教育

蔣偉寧題

發行人：蔣偉寧
 出版：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總編輯：黃藹
 編輯：石慧登、謝慧萍、徐聖筑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話：(03)4267186 / (03)4227151轉33400
 網址：http://www.ncu.edu.tw/~cge
 傳真：(03)4229952
 印刷：欣德複印社
 〈非賣品·對內發行〉

NCU General Education(No.34)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三十日(第34期)



為了增加中央大學學生學習廣度，總教學中心委員會規劃一系列「松濤講座」，邀集校內講座教授、榮譽教授、名譽博士、國家講座與獲頒相關教學與研究榮譽獎項等教授，將專業領域的研究、成就與學習經驗分享與每位中大學生，傳承中大人的專業與人文素養。

松濤講座的選修方式，可從下列三項選擇其一。

- 1.通識選修：納入本校通識教育中心97學年度下學期選修課程。
- 2.學習護照：按本校學務處推行之「國立中央大學學士班學生學習護照」之「人文藝術科技類」時數認證標準計算。
- 3.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依行政院「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時數認證標準計算。

時間：98年2月25日至98年6月24日
 每星期三下午15：00~17：00。

地點：綜合教育館 O-209 教室
 主辦單位：總教學中心委員會

講員及講次表

週次	日期	講次
一	98年02月25日	柯華藏老師簡介課程
二	98年03月04日	陳啓昌 副教授
三	98年03月11日	阮啓弘 副教授
四	98年03月18日	黃武元 副教授
五	98年03月25日	李弘謙 教授
六	98年04月01日	康來新 教授
七	98年04月08日	施敏 院士
八	98年04月15日	汪榮祖 主任
九	98年04月22日	期中 考
十	98年04月29日	劉晨鍾 教授
十一	98年05月06日	陳培亮 教授
十二	98年05月13日	劉振榮 副校長
十三	98年05月20日	宋瑞珍 教授
十四	98年05月27日	胡紀如 院長
十五	98年06月03日	王健家 副教授
十六	98年06月10日	金秀蓮 主任
十七	98年06月17日	衛友賢 主任
十八	98年06月24日	期 末 考



巴黎絮語

鍾國允

編按：通識教育中心與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合聘之鍾國允老師，今(2009)年一月榮獲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博士學位。

雙連坡/賽納河

追尋尋問的過程總是後現代的混搭，有些認真與固執，又有些隨性與飄流。

隨著時間的流轉，是到了該做個交待的時候。當初，法國只是一種想像，論文只是一種功課，後來才能享受：其實人生的旋律，總在低盪之中，還有高潮的出現。

原先在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唸博士班，與指導教授吳庚大法官、蔡政文考試委員與湯德宗教授討論，以「法國合憲性審查」為論文之方向，並決定前往法國蒐集第一手資料。1995年第一次出國。那是一個特別的時間，特別的經歷。我九月底剛到巴黎，歹徒前前後後多次不定時不定點放置炸彈，造成多起死傷的爆炸事件，這對異鄉人而言難以理解：煙硝味也和LV成為花都的裝飾。更令人睜目的是，隨後長達約一個月的罷工，全部公共大眾運輸系統癱瘓，市民與勞工階級以無比的耐力，與政府和資方糾纏。後工業社會到底有沒有競爭力？競爭的價值為何？人生面對的價值選擇為何？始終盤旋腦海之中。

1997年在巴黎第二大學註冊博士論文後回台灣，2001年先完成台大的博士論文，2002年到中大任教。我的法國論文指導教授Jean-Pierre Ferrier於2006年退休，並幫我找到新的指導教授Jean Pierre Rougeaux，因此決定2008年向中大校方申請留職留薪出國進修，尤其獲得江明修院長、黃藹主任、楊君仁所長與校方的大力支持，以及劉阿榮教授與張壯熙教授的鼓勵，才得以順利成行，完成博士論文，並於今年(2009年)1月30日口試。Jean-Pierre Ferrier在我初到法國面對一片茫然時，提點善誘並鼓勵有加，Jean Pierre Rougeaux溫謙士紳、毫無架子，兩人之指導令我衷心銘感。

一場人生的盛宴

出國前忙於教學研究與服務，若要專心寫博士

論文，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個單純安靜的空間與機會是可遇不可求。很幸運的，2008年，我又回到巴黎，有許多陌生，有許多回憶，我踏著95年的足跡，一步步追尋那逝去的影子，以及再現的泉源。

在巴黎一直保持散步習慣，有時候走個兩三小時也不累。我穿過大街小巷，徘徊微雨黃昏，探首窗外細雪，凝視路上乞者。已然不是過客，我是一起共同呼吸，體驗城市律動的citoyen，海明威說，巴黎是一生帶不走的盛宴。

寫論文最精彩、最有趣的部分就是苦思，這是一種淬煉。散步就是苦思與隨想，我非常享受這種方式與style。我很少想過「壓力」二字，因為「想要去完成它」已經不是壓力了，而是自我挑戰，是純粹的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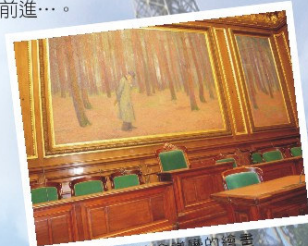
夜遊

我喜歡在巴黎第二大學旁邊，凝視著不同角度的萬聖殿(賢人祠)，那些偉人架構了巴黎、彰顯了法國，以及人類存在的永恆價值。每個人都沉浸在主流文化價值中，如同馬森的小說，當自己秉燭夜遊，會發現人生另有天地。主流價值中固有精彩與晦暗之處，反思主流價值，人生始有自由。

重返純粹的人生

在巴黎過日子，看似悠閒不少，但是出國期間，家中父母發生嚴重車禍，家母受傷住院(我的車子也報銷了)，在國外非常掛念與擔心。

在異地生活，孤單對我來說並不是問題，因為孤單和不孤單對我來說並沒有差別，都是一種狀態，重要的是那個狀態是否自在與快樂。狹額在多重人生價值之中，重返純粹的人生，在繁華虛無之中仍然匍匐前進...



中央行政法院會議廳的禮堂

自我歷程履歷表

TA的求職信件

962「中國建築史」課程教學助理／楊雅翔

敬啟者：

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打開此求職信件。

附件內容為貴單位要求求職者需提供的自我歷程履歷表，請您收到之後回覆我，好讓我知道貴單位已收到此信件。

百忙之中打擾，不勝感激。

祝 順心

楊雅翔 上

(以下是附件內容，點擊兩下，打開)

前言

七年前，我還是小小五專生，那個時候上課是沒有任何官派的課堂助教：經費不夠、私立學校、名不見經傳等等全是原因，一切都得靠服務與同學們幫老師架設器材與庶務處理，所有的同學視與老師的交情而有不同程度的幫忙。五專很像高中，除了需要跑、換教室之外，幾乎所有的老師都跟我們上了五年的課程，彼此逐漸建立起默契與感情的基礎，很能知道彼此的需要與要求，在討論與教學上面，有如倒吃甘蔗一樣，除了深度與廣度可以視同學的程度做分組與調整，同時也因為常與學生接觸，給予學生較多的人格薰陶，因此有沒有TA的輔助雖然也很需要，不過比起大學，就還好點。插大成功之後，發現，環境完全不一樣。

面對魔斯拉孤軍奮戰的主角，哥吉拉，你在哪裡？

課堂是老師與學生的殺戮戰場，氣氛活不活絡，同學賞不賞面子，內容精不精采，全靠老師教學實力與祖上積德而來的運氣。官派助教？沒預算、沒經費，除了老師自己找研究生或系上同學幫忙，別無他法。當面對的是動輒由快車人所組成的巨大怪獸時，老師們獨力奮鬥的英姿，簡直就是唐吉柯爾對抗風車、面對魔斯拉的自衛隊一樣，威風凜凜，好不英挺。以上這全都是美化過的課堂實況，真實世界的實際狀況（學科課）如下：

「丫朋，陳耀西有沒有新的照片啊~我要看分類版的?」

「沒有憤西大的，有我朋爺自拍，要不?」

「宅金，我們一起組隊出團上周公online吧~GO~」

「小億姐你現在塗的口紅是哪個牌子的丫~好可愛喔(心)」

「噓~上課不要說話，是Anna Shi的啦，我怕老師發現會生氣耶，別害我！」

中排同學拿起漫畫當提神良藥，埋頭苦幹了解隱含在其中的真理；後排同學拿起報紙雜誌當盾牌，討論國家大事，並秘密練習東瀛忍者密法：隱身術，使老師看不見；部分的隱士則是找周朝聖人周公，討論世界的大道理，又或在實踐魏晉哲學的工夫：形存神滅；秉持著僧侶苦學態度的認真同學們，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精神，形成有系統的一貫作業，安安靜靜地以飛快的速度完成手抄書，以利者前出版。每當鐘聲響起，老師與學生雙方各損失程度不等的HP¹與MP²，課程結束，老師迅速逃走，氣喘吁吁地癱倒在休息室，同學悠悠閑閑的步出教室，過不久，下一回合又將再度開始，但是哥吉拉一樣沒出現，使魔斯拉每每侵略地球皆重創成功。

唸唸唸，輕功草上飛，練就一身好功夫

術科課的狀況可能就大大不同。必修（若又加上容易被當）、熱門課程必定場場大爆滿，學生們個個摩拳擦掌飛天遁地，快步急奔，強佔位子，把教室通道擠的水瀉不通，人群簡直就像握在手心裡的美乃滋一樣滿出來。鐘聲響起，老師台上定位開始講授，大家伸長脖子，仔細聆聽並開始操作動作，然後，進入了漫長的等待時光。為了提升同學水平與實力，老師不是繞場指導，就是請同學們排隊到老師跟前指導，沒有助教，老師得一人獨力面對那麼多嗷嗷待哺的雞龜，伸長脖子長嘴巴要求餵養；同學則是心裡嘀咕著：怎麼人那麼多，還要排好久喔，什麼時候才會輪到我啊？有時等到下課還不見得輪到自己。下課時間同學圍著老師要問問題，沒有TA，老師精氣神必被吸到見底，還不能滿足同學的需求。惡性循環之下，老師的壽命越來越短，一個人當三個人用，每天睡眠時間比蕭蕭還少，選得常常學貴妃作伴喉嚨SPA，除了教學之

外，還得做研究，處理學校行政，幾乎無法再應付更多教學上的要求，因此學生與老師個個都練就一身好功夫，來應付這種課程安排。

塗鴉化妝與興趣選課的問題

不論是哪種課程，實際上學生上課態度傾向原則之一是：有興趣的課前面，沒興趣的課找個舒服的方位睡覺、塗鴉、看報紙、化妝、聊天與做自己的事情。另一個原則就是老師設計與提供的課程內容是否符合學生期待？這兩個原則都可以再分成兩個層面來解讀，一個是學生的求學需求，一個是學生的快感需求，前者是知識需求，後者則是生理需求。前述我粗淺的指出兩個問題：a)教育，為何會淪為如綜藝節目一般的商品，擺在學生面前被選擇？b)學生有興趣的課程，為何沒有資源協助老師，任其過度勞役與被消耗，又使同學的權益受損，造成兩傷的結果？a點是政策與環境的問題，不是我的經驗所能回答，b點則以我自己的經驗提供一些想法。

巨大班級集合體的問題與解決心得

大班，其實指的就是人數超多的班級，我在此定義為超過50人以上的班級。事實上我認為超過25人以上，老師帶起大學課就會有心力不足的狀況，無法兼顧與負荷每個人的狀況與需求，造成上課品質與人數呈反比。大班有其特殊的教學方式，我在此排除演講課，因為在課程設計上它與常態性課程有著根本的不同。在此不論及TA的能力，單就人數眾多的大班教學所造成損害老師與同學權益，助教協同教學制度帶來了什麼好處討論。

不論學科或術科，教學都不是單方面的老師講授與學生接受，以機械式的方式進行，如果真是這樣，那只需要使用影帶教學，不但可以重覆播放，還可節省老師的鐘點費，國家就可以把教育經費挪去使用他途，以達到最大邊際效應。不，不是這樣的，學生來學校上課，除課堂知識之外，還會接受到知識以外的東西，像是老師的人格薰陶，與同學的不同觀點與經驗的討論辯論，多方互動才能達到好的學習成效與樂趣。但是面對那麼多的學生，老師除了要處理課程設計，還得處理上課庶務，管理上課秩序，比幼稚園的保母還累人。課程設計若還要分組討論，簡直就是災難，若沒有TA協同帶領，簡直就快把老師榨乾了。

不過TA也只是個學生，畢竟不是有教學經驗的老師，除了自身的課業與論文進度要掌控之外，每週必須面對那麼多的學生³，擔負管理與教學的責任，壓力也不小。為了讓課程更豐富，除了要幫老師每週再額外製作教學PPT、回答同學問題、管理BB系統、批改作業與初閱考卷等等，可能在討論課時還要再幫同學補強上課內容，以便使同學更進入狀況討論。因此TA還得額外付出更多於課堂好幾倍的時間，來準備與處理這些教學庶務。

雖然如此，但事實上，這的確幫助大部分學生學習地更好，減輕老師教學與庶務上的負擔，製造雙贏的結果。麥克（一個匿名的TA）曾和我討論相關話題，他認為老師甚至可以設計更多課程內容與議題刺激學生深入討論，學生們的互動也比大班時好上很多，因為不用擔心庶務與管理學生，可以專心在教學上面，是一個利多的策略。

結論

果真是一個只有利多的策略嗎？從帳面看來的確如此，不過在這個策略的背後，還隱含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助教協同教學制度是大班教學過渡的作法，還是因應大班教學所採取的補救教學，抑或是一帖大班教學的教育良方？所問的問題核心還是回到一個概念：大學，為什麼要採取大班教學？另一個衍生出的問題則是：為什麼小班教學，就不提供TA？若小班教學，也能提供TA協助，教學成效不就會更好？順著這兩個問題繼續追問下去，恐怕又回到政策與環境的問題上。不過我從自身與同學中所歸納出的經驗，得出TA制度的確能帶來教學上的成果，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¹ Health Point，在遊戲中指「血」的數值，一旦降為0，在遊戲中所操控的人物則會死去，game over。

² Mana Point，在遊戲中指「魔」的數值，數值過少或為0，則無法施展魔法或恢復術。

³ 中央大學的TA制度是，三學分的討論課每25人配置一名TA協同教學，第三節課TA帶領同學討論。

教育的魅力

962「民主與法治：民主的理念、理論與實踐」
課程教學助理／謝曉筑

師也者

小時候常常覺得老師具有很崇高的地位，因為老師總是會告訴我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好比生殺大權，對於對錯的認知，除了家裡面的長輩，老師說的就是權威，老師說的話要遵守，老師是規範之始，老師填寫考試卷總是一百分。等到年級再大一點，甚至老師說的話，比父母說的還重要了。更不用說，小小年紀看老師的角度，是仰角。

高中的時候，我的國文老師會告訴我們，她也是會蹲在華陽市場挑橘子，會告訴我們，她在家裡與孩子相處的狀況，甚至老師家的孩子從小是和校長家的孩子一起打鬧長大的。老師告訴我們這些關於她家裡生活的點滴：運動會的時候，會滷茶葉蛋給我們補充體力，會用很夢幻的大竹籐籃子，裝她從菜市場挑選回來的橘子給我們吃。這一下子，老師活生生的從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中，跳了出來：作為一位老師，這個角色，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面向。在知識之外，她教我們認知，生命角色的種種可能，除了身為老師，也會是母親、是朋友、子女，很多很多。

那麼作為一個教育者，老師她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職業呢？如果老師只是一種職業，那麼為什麼總是被崇高以視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也者，就是為學生傳授道理、教導知識、解答疑惑。一個老師在一個班級可能影響五十個學生，但五十個學生會再去影響與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因此教育對於學生甚或大眾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那麼身為教育者，去教授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則要審慎的考慮。這也是老師被賦予神聖地位的原因：在中國文化中，老師被要求不只是一個教書匠，更是要對學生思維有所啟發、行為有所導正，如此的工作，必須兢兢業業去實踐。

近年，受到西方思潮影響以及政府教育政策的更改，「老師」這個工作，漸漸的低落，不再仰之彌高，「老師」真的變成只是一個職業，有教育學者討論到，既然如此，那我們是不是不要再對於老師們在下班後的舉止冠以高道德行為標準。隨著資訊爆炸的到來，知識的取得，不再只是依賴於老師的教導，但如品格教育，則必然從生活著手，書本、媒體無法取代老師身教、言教的工夫。

很多時候，教育的點滴在於教育者的言行，以我自己而言，對於小學教育，我的腦袋裡就只剩下過去生活中，與老師對談的記憶。對於教育只有粗淺的認知，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呢？因為我總是認為，教育的關係，不在於老師對下的向學生灌

輸知識、道德，而是在彼此交往的生活上，藉由教學活動，達到在人生旅途中共同成長的目的。

說故事姊姊

研究生生活之餘，我兼了一份家教的工作，美其名為教小朋友寫作文，但是我的小朋友真的年紀太小，於是我便開始充當說故事姊姊，說故事給他們聽的同時，會順便解釋字詞、成語。記得有一次，說到了桃花源的故事，這一個桃花源裡所居住的都是植物，他們是為了逃避被人類砍殺，而住進桃花源裡的。有一天，一個樵夫帶著鋤頭闖入了桃花源，樵夫很喜歡和這些植物們住在一起，但是植物們在友善的招待他一晚之後，仍是希望他離開，並要求他，離開桃花源之後，也不要再用鋤頭去傷害外面的植物。故事的最後是，樵夫離開了桃花源，在桃花源的山洞前，將他的鋤頭拋下，然後離開。故事說完，問了小朋友：為什麼樵夫要把鋤頭留在那裡，不帶回去呢？小朋友很直接的說：因為樵夫不會再傷害植物了。

聽到小朋友這麼回答，我很開心，第一次感受到教育的魅力，原來透過理念的述說、引導，小朋友的思維是可以被啟發的，小朋友的可塑性具無限可能，同時也覺得自己在面對小朋友的言行是重要的，因為一個不小心，我就有可能植入小朋友不正確的生活觀念。那麼在教學與自我言行之間，怎麼去找尋一個平衡呢？

總是在上課結束之後，開始懊惱，今天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這樣的反省工作，令我感到壓力，因為會害怕、擔心自己說過的話是不正確的，卻被小孩吸收、認同。要怎麼去做，才能使自己不誤導小朋友？這便是在家教這份工作中，我必須去學習、考慮的。

而後，我將教育小朋友的重點置於，教他們思考，而不是告訴他們，故事書上說了什麼很重要的話。總是在說完故事之後，問他們，故事中的主人翁為什麼這麼做事？或者是故事主角做了這些事，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起初，小朋友被我問的很不耐煩，他們很奇怪為什麼我一直問他們為什麼？但到了後期，他們給我的答案，使我新奇、驚訝，我想我由他們身上學習來的，比他們從我這邊學習的東西多太多。

TA與我

上學期開始，我擔任黃 藹教授民主與法治課程的TA，和同學一起上課，和同學一起感受上課氣氛與課堂交流。課後，在BB系統上，由老師發出新

聞評論的文章，學生們閱讀，然後寫下心得感想，再由我與他們分享看法。能認真、順利發表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那個時候我感到同學的千篇一律，學生對於相同的事情有相同的看法，我思考這是不是教育的目的？那麼他們這樣相同的看法是不是有偏頗、而一面倒呢？

有的時候也會覺得學生所寫出來的心得感想，只是為了迎合閱卷者的思維模式，而不是真的這麼想，記得在上學期初閱學生的作業，是關於兩岸軍備的問題，學生提到希望台灣能早日統一中國大陸，我在卷末問他：「你真的這麼認為嗎？」對於這些既定而類似的答卷方式，我感到不安。這些八股式的答案，說明了學生並沒有對於課程下該有的工夫，另一方面，我思考學生對自己寫出來的答案是否有所認同，亦或仍是認為，認知與實踐是兩回事，而寫作業只是為了交差，盡學生的本分。

這學期，很幸運的持續擔任該課程TA，對於學生的作業進行初閱時，我常常受到感動，因為他們的語言程度相較於上一學期的班級，高了許多，也因而作業常是情意動人的。在作業的字裡行間，感到學生對於自己應該去實踐的事情，有清楚的認知，但真正有機會讓學生落實他們的想法時，卻總是不見自告奮勇的人。那麼，學生在知與行之間，我便知道仍是有所差距的。

有的時候，對於學生這類言行矛盾，我會感到失望、困惑，但漸漸的，我想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是持續著的，面對不同的事情，自己總是在心中有所拿捏，只要去認知自己「為什麼而為」那也就夠了，所以現在當我初閱學生的作業時，看到學生慷慨激昂的述及，「所以我應該怎樣怎樣去實踐…」時，我不再去想像，他們到底做不做得到，而是鼓勵他們產生實踐力，然後，去相信未來有一天，學生會遇到他們認為對的、值得的，應該去實踐的。那麼對現階段而言，也就成功了。

中央大學通識TA制度評析 試與政大優質TA制度做比較

在討論中央大學的通識TA制度之前，我認為可以將政大已經實施三年的優質TA制度作為一個參考，在對照分析下，希望可以對中大通識TA制度給予建議，在這個比較的過程中，雖能看出中大通識TA的限制與不足，但也突顯出中大TA制度的特色。

政大優質TA強調的核心思想是，博士養成的過程其實也是大學教師的養成過程，這個預設對於其TA制度來說是根本的。尤其政大是一個人文社會學科為主要系所的大學院校，對於高等教育應該回歸到教育本身，而非僅僅注重於研究的這個理念，優質TA制度提供了實質的支持。國外的TA制度已經行之有年，在汲取他們的經驗後，政大也採取「大班教學」、「小組討論」、「博班TA」的三個必要條件，進行優質TA制度的整體規劃，連帶地為TA們做出課堂前的訓練，包括出了一本TA手冊，裡面有許多具體的教學技巧可供TA們作為參考。更重要的是，這本手冊將TA制度的理想、目標刻劃出來，使得老師與TA們都能理解自身的責任與任務，進而相互配合。在這個制度運轉之後，學生也能感受到以往的課程和擁有優質TA制度後所產生的明顯差異。

環顧政大的優質TA制度，是由教學發展中心統籌，邀請各系所的老師們來申請，採取不強迫的態度，但鼓勵各系所的老師盡量開設大班教學且由博班TA帶領小組討論的課程。事實上，優質TA制度對於任課老師來說，的確會產生新的負擔。任課老師帶領TA的工作可以分為以下幾點：(1)事前準備；(2)實際授課；(3)討論課進行；(4)作業、評分和TA評鑑。而TA如何產生呢？這也在任課老師的事前準備之中。由於政大擁有博班的系所比例約為七成以上，其中大部分屬於人文社會學科。因此老師要自行尋找系所中優秀的博班生並非難事，或可請助教代徵，再自行面試訪談即可。滿足了其中二個必要條件後，再來是分析「小組討論」這個關鍵環節¹。由於是博班TA，在帶領小組討論中，議題大部分是本科熟悉的學術脈絡，應當可以勝任。除了一些教授技巧的缺乏必須經由手冊的提點或至教學發展中心經由輔導諮詢改善外，並沒有大問題產生。總結來說，政大經由教學發展中心這個主管單位，統整其他各院系的師資所進行的教學改革，基本上受到政大師生們的期盼和肯定。由於政大特殊的系所特色，使得他們能夠完成優質TA制度中核心的「小組討論」工作的分配和執行。由於行之有年，他們已經累積了自然科學、人文學、社會科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也包括優質TA的經驗分享。我想他們的成功可以作為許多學校的參考。

另一方面，政大的通識教育早在優質TA推廣之前，就已經由各系所開課，約為二至三門課，而它的分類有人文學通識、社會科學通識、自然科學通識三種，依不同系所，需修習的課程學分將有所變化。在這樣的架構下，優質TA制度也一併深化了通識課程的教學內容。

政大的做法非常完善，其他學校是否能學習政大進行優質TA制度呢？我想主要問題可能在於系所分配的不同以及博班生的不足。而中大的現況又

是如何呢？

在討論通識TA制度之前，筆者認為，全校性的TA制度其實是在中大推行的，雖然我們是理工科系為主的大學，但至少在這塊領域中可以學習政大的經驗，推動TA制度。事實上，目前已經有許多課程彷彿擁有隱性的TA（比方說研究生帶實驗、研究生推導公式、解答作業問題），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統整的步驟，不管是經費上或人力上的統整，經由類似政大教學發展中心的單位來統整後，新的TA制度一出現，也能達到教學提昇的效果，筆者進一步認為通識TA帶討論的風氣和同學對TA的需求，也必須先讓同學從專業課程裡熟悉。政大優質TA的好處在於，通常在專業領域中，同學對於TA的需求相對較大，如果想讓同學在通識課程中也同樣地能與TA互動，必須先一步在專業課程中了解TA的職責和任務，由於通識課程大多是非專業科目，同學較不熟悉。如果先讓同學在其自身的專業中學習如何和TA互動，則同學在修習通識課程時可以及早適應。畢竟教學活動必須仰賴教學者和學習者之間的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最大成效。倘若同學對於通識課程仍然持著「營養成分」的立場來修習，即使擁有TA，成效仍然不會太大。

在通識課程這部分，由於我們和政大的體制完全不同，我們並非交由各系所去開課，而是由通識中心來負責開課的業務，其中包括專任師資、校內支援、校外兼任三部分。中央通識的特色有三部分課程：民主與法治、通識選修、核心必修。其中的分類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前往通識中心網頁查看。

先談已經實施快近一年的核心課程TA制度，這部分嚴格來說是非常成功的，中央的核心課程也和政大制度相仿，擁有「大班教學」、「小組討論」、「博班TA」的必要條件，也邀請各系所最傑出的教師來開設，希望能夠讓大一新生得到最佳的學習。目前的制度是前二個小時讓老師先行授課，增加同學的背景知識，第三個小時則分組交由博班TA進行討論，以便讓同學對於上課所學到的知識，轉化為自己生命中的意義關懷。搭配TA制度後，核心課程的永續開設，將成為中大通識的特色。

至於一般通識和民主與法治的TA部分，主要的困難在於研究生的來源。兼任師資和校內支援的部分暫沒問題，可以由老師自行尋找上優秀的研究生，但中大系所的分配和通識課程的架構設計存在著結構性的問題。由於通識課程目前主要是人文社會學科為主，一方面也是補足理工型大學所欠缺的課程，部分的通識教師為校外兼任，在這個前提下，文學院擁有博班的系所只有三個，而客家學院的博班是零個，事實上這是連帶相關的。倘若博班能夠成立，代表人文社會學院的師資夠多，則博班TA不會找不到。在這種現實的處境下，通識中心退而求其次，將標準放低，碩班TA擔任通識TA亦可。但如何為兼任老師尋找認真負責，同時又是相關關係的TA，的確是個傷腦筋的問題。先前提到，中大系所的設置和通識課程的屬性不見得有緊密的連結。比方說心理與人生這門課，由於校內並無心理系，TA的尋找就必須審慎思考，即使有心理系，同學也不一定能夠配合擔任校外兼任教師的TA，大

962「工程與文明」課程教學助理／張育銘

部分是時間上不見得能夠配合的問題。另一方面，碩班生不像博班生在學校時間較長，一旦原本某個老師的TA碩士生開始撰寫論文，只能另尋他人。

目前的做法是由通識中心架設一個資料庫，希望在開學前，讓有心想當通識TA的研究生上網登記，並載明希望中選的志願序（比方說1心理與人生、2影像媒體與環境）。由於目前最基本的要求是TA必須隨堂，以幫助老師進行事務性工作和實質的教學內容，所以登記的研究生必須載明空堂時段以便通識中心詢問兼任教師後，再安排TA面試。由於研究生的流動量過大，因此採取每學期登記一次的方法自是壞半參半。但通識中心的立意是希望每位通識教師都能擁有研究生TA，不論其是否擔任課程助教的角色或教學助教的角色，對於通識教學都是一種提昇，但它仍然需要磨合期。

通識TA的運用和老師對於課程的設計、課程的進行自然有密切的關聯性，由於TA制度才推行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或許已經有許多老師針對TA的加入，設計一些議題和討論讓TA能夠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先前在政大經驗已經談到，TA的加入其實對於老師是一個額外的負擔，因為他還必須為TA進行課前訓練，才能讓TA發揮最大的功效。畢竟通識課程中，目前的研究生TA僅是科系相近，少有通識課程和他專業是相稱的研究生TA，因此老師對於TA的課前訓練和討論溝通變得更重要了。倘若我們希望每一門通識課都能達成「小組討論」的理想願景，則不單是TA需要提昇，老師對於TA們能夠給予的幫助和侷限也勢必要瞭解，進而思考擁有TA制度後的課程未來規劃。

TA的設立絕對是課程的改革和深化，一個優秀的TA可以作為教師和同學之間的良好溝通管道。由於TA和同學年紀相仿，自然懂得同學心裡的真實想法，可以轉達給老師。另一方面，TA已經半隻腳踏入學術生活之中，也能瞭解老師那些較為抽象深奧的語言，將之轉化為日常語言教導給同學。或者同學對於老師有些話不敢直說，也可以透過TA轉告。最後要談談「小組討論」為什麼如此重要？在通識課程中，由於時間並不充裕，不見得每次都能進行小組討論。但以目前核心課程的經驗來說，進行小組討論的過程能使同學更加瞭解上課的內容，如果能夠妥善地連結學術概念和日常經驗，將有助於學習質量的提昇，而不只是記憶的背誦。在通識課程中，由於來自於不同科系背景的同學，交互表達、釐清彼此的觀點，在這個過程中也進行了一次跨學科的對話，對於當下知識爆炸的年代，更是一個必要的學習過程，學會如何尊重他人，同時表達自己的立場，並學習傾聽他人的意見，我想這些都是寶貴的通識經驗。

¹每個面向都有新的問題產生，也必須去解決，詳細內容有興趣的可以參考政大優質TA手冊。

²關於「小組討論」是否僅適用於人文社會學科，而不適用於理工科，筆者暫無定論，但政大優質TA手冊強調一點，就是每個課程都必須進行「小組討論」。筆者傾向於人文社會學科必然需要「小組討論」，而理工科是否如此需要，則暫無定論。舉個例來說，數學系某班微積分小老師，事實上已經有點像是優質TA的雛型，但或許他只要進行作業的修正、問題的解答即可，不見得需要進行「小組討論」；另一方面這也突顯出「小組討論」所預設的高知識水平和學術關懷。